增壹阿含經卷第五十一　松

前秦建元年曇摩難提譯

大愛道般涅槃分品第五十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有一比丘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尒時彼比丘白佛言世尊劫為長遠佛告比丘劫極遠不可以筭籌量我今當與汝引譬喻善思念之吾今當為汝說尒時彼比丘從佛受教世尊告曰猶如大石山縱廣一由旬高一由旬設有人來手執天衣百歲一拂石猶摩滅劫數難限所以然者劫數長遠無有邊際如此非一劫百劫所以然者生死長遠不可限量无有邊際衆生之類無明所弊流浪生死無有出期死此生彼无有窮已我於其中厭患生死如是比丘當求巧便勉此愛著之想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隨時聞法有五功德恒不失時云何為五未曾

聞法便聞之已聞便持除去狐疑亦无邪見解甚深之法是謂比丘隨時聞法有此五功德是故比丘當念常聽甚深之法此是我之教戒如是比

有五功德恒不失時云何為五未曾
聞法便聞之已聞便持除去狐疑亦
无邪見解甚深之法是謂比丘隨時
聞法有此五功德是故比丘當念常
聽甚深之法此是我之教戒如是比
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毗舍離摩訶婆鄉
園中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尒時師
子大將便往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
一面坐尒時如来告大將曰施主檀
越有五功德云何為五於是施主名
聞遠布某甲村中有此好施之人周
窮濟乏无有愛惜是謂師子大將第
一功德施主所致復次師子大將施
主檀越若至刹利衆婆羅門衆沙門
衆中皆无所畏亦无疑難是謂師子
第二功德復次施主檀越多為人所
愛念普来宗仰如子愛母其心不相
離施主亦復如是多為人所愛復次
師子施主檀越布施之時發歡喜心
以有歡喜則有悅豫意性堅固是時
便自覺有樂有苦亦无變悔如實而自
知云何自知有苦諦苦習苦盡出要
諦如實知之尒時世尊便說斯偈

諦如實知之尒時世尊便說斯偈
施爲衆福具　而還第一義　其能億施者
便發歡喜心
復次師子長者施主檀越布施之時
身壞命終生三十三天又有五事勝
彼諸天云何爲五一者顏貌豪貴威
神光明二者所欲自在无事不果三
者若檀越施主生人中者值富貴家
四者饒財多寶五者言從語用是謂
師子檀越有此五功德引入善道尒
時師子大將聞佛所說歡喜踊躍不
能自勝前白佛言唯願世尊及比丘
僧當受我請尒時世尊默然受請時
師子大將以見世尊默然受請即從
坐起頭面礼足便退而去還至家中
辦具種種飲食敷好坐具即白時至
今正是時唯願大聖垂愍臨顧尒時
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將諸比丘衆前
後圍繞至大將家各次第坐尒時師子
將軍見佛及比丘僧已次第坐手自斟
酌行種種飲食尒時大將行食之時
諸天在虛空中而告之曰此是阿羅
漢斯人向阿羅漢施此得福多施此
得福少此是阿那含此人向阿那含此
人是斯陁含斯人向斯陁含道此人

得福少此是阿那含此人向阿那含此
人是斯陁含斯人向斯陁含道此人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 第四丈 如

是須陁洹斯人向須陁洹道是人七
生往返此人一生是持信此人奉法
此是利根此是鈍根此人下昇此人
精進持戒此人犯戒施此人得福多
施此人得福少尒時師子大將聞諸
天語已亦不經懷見如來食已訖除
去鉢器更取小座如來前坐尒時師
子大將白世尊言我向者有諸天來
至我所而告之曰從羅漢至犯戒皆
具白如來雖聞斯言亦不經懷亦不
生此念我當捨此施此然我復生斯
念應施一切衆生有形之類由食而
存无食則喪我躬自從如來聞說斯
偈恒在心懷而不忘失云何名為一偈

施當普平等 終不有所逆 必當遇聖賢
緣斯而得度

是謂世尊斯偈所說我躬從如來聞
之恒念奉行佛告大將善哉斯名菩
薩之心平等恵施者菩薩布施之時
亦不生此念我當與此置此恒有平
等而恵施亦復有此念一切衆生有
食則存无食則亡菩薩行施之時亦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 第五丈 如

復思惟此業便說斯偈

食則存无食則亡菩薩行施之時亦

增壹阿含經卷

復思惟此業便說斯偈

天人修其行 行惡及其善 彼彼自受報

行終不衰耗 如人尋其行 即受其果報

爲善獲其善 作惡受惡報 爲惡及其善

隨人之所習 如似種五穀 各獲其果實

師子大將當以此方便知善惡各有

其行所以然者從初發意至千成道

心无增減不選擇人亦不觀其地是

故師子若欲惠施之時恒念平等勿

興是非之心如是師子當作是學尒

時世尊復說嚫曰

施歡人所受 衆人所稱歎 所至无疑難

亦无嫉妬心 是故智者施 除去諸惡想

長夜至善處 諸天所嘉歎

尒時世尊說斯語已便從坐起而去

尒時師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波斯匿王往至世尊所頭

面礼足在一面坐是時波斯匿王白

世尊言夫施之家當施何處世尊告

王隨心所歡便於彼施王復白佛爲

施何處得大功德佛告王曰汝所問

當施何處今復問獲福功德王白佛

增壹阿含經卷

言我今問如来爲施何處獲其功德

當施何處今復問獲福功德王白佛

言我今問如來為施何處獲其功德
佛告王曰吾今還問王隨所樂還報
吾云何大王若有刹利子來婆羅門
子來然愚惑无所知心意錯乱恒不
一定來至王所而問王言我等當恭
奉聖衆隨時所須云何大王須此人
在左右乎王白佛言不須也世尊所
以然者由彼人无有黠慧心識不定
不堪脩外敵之所欲也佛告王曰云
何大王若刹利婆羅門種多諸方便
无有恐難亦不畏懼能除外敵來至
王所而白王言我等隨時瞻奉聖王
惟願恩垂當見納受云何大王當受
斯人不王白佛言唯然世尊我等當
納受斯人所以然者由彼人堪任脩
外敵无有畏難亦不恐懼佛告王曰
今比丘亦復如是諸根皃具捨五成
六護一降四施此之人獲福寂多王白
佛言云何比丘捨五成六護一降四
佛告王曰於是比丘捨貪欲蓋瞋恚蓋
睡眠蓋掉蓋疑蓋如是比丘名為捨五
云何比丘成就六王當知之若比丘見色

已不起色想縁此護眼根除去惡不
善念而護眼根若耳鼻口身意不起

巳不起色想緣此護眼根根除去惡不
善念而護眼根根若耳鼻口身意不起

意識而護意根如是比丘成就六云
何比丘而護一於是比丘繫念在前
如是比丘而護一云何比丘而降四
於是比丘降身魔欲魔死魔天魔皆
悉降伏如是比丘降伏於四如是大
王捨五成就六護一降四施如此之人
獲福難量夫為邪見與邊見相應如
斯之人施益無益時王白佛言如是
世尊施斯之人其福難量若比丘成
就一法福尚難量何況餘者云何為
一法所謂身念是也所以然者尼乹
子恒計身行意行不計口行佛告王曰尼
乹子者愚惑意常錯乱心識不定是
彼師法故致斯言耳彼受身行之報
蓋不足言意行元形而不可見王白
佛言此三行中何者冣重身行耶
口行耶意行佛告王曰此三行之中
意行冣重口行身行蓋不足言
王白佛言復何因緣故說念意冣為
第一佛告王曰夫人所行先意念然
後口發口以發便身行煞盜婬舌根
不定亦無端緒正使彼彼人命終身根
舌根在大王彼人何以故身口不有

舌根在大王彼人何以故身口不有

所設耶王白佛言彼人以無意根故
致斯變耳佛告王曰當以此方便知
意根最為重餘二者輕尒時世尊便
說斯偈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心之念惡
即行即施　於彼受苦　輪轢于徹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行即為　受其善報　如影隨形

尒時波斯匿王白世尊言如是如来
為惡之人身行惡隨行墮惡趣佛告
王言汝為觀何等義而来問我為施
何人獲福益多王白佛言我昔至尼
乾子所問尼揵子曰當於何處惠施
尼乾子聞我所問已更論餘事亦不
見報時尼乾子語我言沙門瞿曇作
是說施我得福多餘者无福當施我
弟子不應施餘人其有人民施我弟
子者其福不可量也佛告王曰尒時
為云何報之王白佛言時我便作是
念或有斯理惠施如来其福難量今
故問佛為與何處其福難量然今世
尊不自稱譽亦不毀人佛告王曰我口
不作是說施我得福多餘者不得福
但我今日所說鉢中遺餘持與人者

但我今日所說鉢中遺餘持與人者

增壹阿含經卷第五十一　第九丈　如

其福難量以清淨之心著淨水中普
生斯念斯中有形之類蒙祐无量何
況人形但大王我今所說施持戒人
其福難量與犯戒人者蓋不足言大
王當知如田家子善治其地除去穢
惡以好穀子著良田中於中穫子无
有限量亦如彼田家子不修治地亦
不除去穢惡而下穀子後所収蓋不足
言今比丘亦復如是若比丘捨五成就
六護一降四如斯之人其施惠者其
福无量與邪見之人蓋不足言猶如
大王刹利種婆羅門種意无疑難能
降外敵當觀亦如羅漢之人彼婆羅
門種意不專定者當觀如邪見之人
時波斯匿王曰世尊言施持戒之人其
福難量自今以後其有來求索者終
不違逆若復四部之衆有所求索者
亦不逆之隨時給與衣被飲食牀臥
具亦復施與諸梵行者佛告之曰勿
作是說所以然者施畜生之類其福
難量況復人身乎但我今日所說者
施持戒人難計非犯戒人波斯匿王
白佛言我今重復自歸然世尊慇懃

增壹阿含經卷第五十一　第十丈　如

乃至於斯外道異學傳誹世尊又且

白佛言我今重復自歸然世尊慇懃

乃至於斯外道異學傳誹世尊又且
世尊恒歎譽彼人外道異學貪著利
養又復如来不貪利養國事多猥欲
還所止佛告王曰宜知是時尒時波
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波斯匿王煞廢母百子即
懷變悔我造惡原極為甚多復用此
為由王位故煞此百人誰能堪任除
我愁憂波斯匿王復作是念唯有世
尊能去我憂耳時復作斯念我今
不宜懷此愁憂默然至世尊所當駕
王威至世尊所時波斯匿王告羣臣
曰汝等催駕寶羽之車如前王法欲
出舍衛城親近如来群臣聞王教已
即時嚴駕羽寶之車即来白王言嚴
駕已訖王知是時時波斯匿王即乘
羽寶車椎鍾鳴鼓懸繒幡蓋人徒皆
著鎧器諸臣圍遶出舍衛城往至祇
洹步入祇洹精舍如前王法除五威
儀蓋天冠弗鍜履屐盡捨之至世尊
所頭面布地復以手摩如来足普自
陳啓我今悔過改往脩来愚惑不別

真偽煞廢母百子王威力故今来白

陳啓我今悔過改往修来愚惑不別
真偽煞鹿母百子王威力故今来自
悔惟願納受佛告王曰善哉大王還
就本位今當説法波斯匿王即從坐
起礼世尊足還詣本位佛告王曰命
極危脆極壽不過百年所出无幾人
壽百年計三十三天一日一夜計彼
日夜三十日為一月十二月為一歲
彼三十三天正壽千歲計人中壽壽
十万歲復計還活地獄中一日一夜
復計彼日夜三十日為一月十二月
為一歲還活地獄中五千歲或壽半
劫或壽一劫隨人所作行或有中夭
者計人中之壽百億之歲智者恒念普
修此行復用此悪為樂少苦多其患
難計是故大王莫由己身父母妻子
國土人民施行罪業亦莫為王身故
而作罪本猶如石蜜為初甜後苦此
亦如是於短壽之中何為作悪大王
當知有四大畏恒逼人身終不可制
約亦復不可呪術戰鬪藥草所能抑
折生老病死亦如四大山從四方来
各各相就摧壊樹木皆悉摩滅此四
事者亦復如是大王當知若生來時
使父母懐憂愁苦惱不可稱計若老

事者亦復如是大王當知若生来時
使父母懷憂愁苦惱不可稱計若在
衰至无復少壯壞敗形貌支節漸緩
若病来至丁壯之年无復氣力轉轉
命促若死来至斷於命根恩愛別離
五陰各散是謂大王有此四大皆不
得自在若復有人親近煞生受諸惡
原若生人中壽命極短若人習盜後
生貧困衣不蓋形食不充口所以然
者皆由取他財物故致斯變若生
人中受苦無量若人婬他後生人中
妻不貞良若人妄語後生人中言不
信用為人輕慢皆由前世詐稱虛偽
故若人惡言受地獄罪若生人中顔色
醜陋皆由前世惡言故致斯報若人綺語
受地獄罪若生人中家中不和恒被鬪
乱所以然者皆由前身所造之報若
人兩舌鬪乱彼此受地獄罪若生人中家
不和恒有諍訟所以然者皆由前世
鬪乱彼此之所致也若人恚憎嫉妬受
地獄罪若生人中為人所憎皆由前
世行本之所致也若人興謀害之心
受地獄罪若生人中意不專定所以
然者皆由前世興斯心故若復有人
習於邪見受地獄罪若生人中聾盲

然者皆由前世興斯心故若復有人
習於邪見受地獄罪若生人中聾盲
瘖瘂人所惡見所由尒者皆因前世
行本所致也是謂大王由此十惡之
報致斯殃疊受无量苦況復外者乎
是故大王當以法治化莫以非法以
理治民亦莫非理大王諸以正法治
民者命終之後皆生天上正使大王命
終之後人民追憶終不忘失名稱遠
布大王當知諸以非法治化人民死後
皆生地獄中是時獄卒以五縛繫之
其中受苦不可稱量或鞭或縛或搥
或解諸支節或取火炙或以鎔銅灌
其身或剥其皮或以草著腹或拔其舌
或剌其體或鋸解其身或鐵臼中擣
或輪壞其形使走刀山劍樹不令停
息抱熱銅柱或挑其眼或壞耳根截
手足耳鼻以截復生復舉身形著大鑊
中復以鐵叉擾動其身不令止住復
從鑊中出生拔脊筋持用治車復使入
熱炙地獄中復入熱屎地獄中復入
剌地獄中復入灰地獄中復入刀樹地
獄中復令仰卧以熱鐵丸使食之腸
胃五藏皆悉爛盡從下而過復以鎔
銅而灌其口從下而過於中受苦惱

膶五藏皆悉爛盡從下而過復以鎔

銅而灌其口從下而過於中受苦惱
要當罪畢然後乃出如是大王衆生
入地獄其事如是皆由前世治法不
平之所致也尒時世尊便說斯偈

百年習放逸 後故入地獄 斯音何足貪
受罪難稱計

大王以法治自濟其身父母妻子奴
婢親族將護國事是故大王常當以
法治化勿以非法人命極短在世須
臾閒耳生死長遠多諸畏難若死來
至於中呼哭骨節離解身體煩疼尒
時无有救者非有父母妻子奴婢僕
從國土人民所能救也有此之難誰
堪代者唯有布施持戒語常和悅不
傷人意作衆功德行諸善本尒時世
尊便說斯偈

智者當惠施 諸佛所嘉歎 是故清淨心
勿有觧慢意 為死之所逼 受大極苦惱
至彼惡趣中 无有休息時 若復欲來時
極受於苦惱 諸根自然壞 由惡无休息
若醫師來時 合集諸藥草 不遍其身體
由惡无休息 若復親族來 問其財貨本
耳亦不聞聲 由惡无休息 若復移在地

病人卧其上 形如枯樹根 由惡无休息

耳亦不聞聲 由惡无休息 若復移在地

病人卧其上 形如枯樹根 由惡无休息

若復以命終 身命識已離 形如墻壁土

由惡无休息 若復彼死屍 親族舉冢間

彼无可持者 唯福可怙耳

是故大王當求方便施行福業今不為者後悔无益尒時世尊便說斯偈

如来由福力 降伏魔官屬 今已還佛力

是故福力尊

是故大王當念作福為惡尋當悔更莫復犯尒時世尊便說斯偈

雖為極惡原 悔過漸復薄 是照於世間

根本皆消滅

是故大王莫由已身修行其惡莫為父母妻子沙門婆羅門施行於施惡習其惡行如是大王當作是學尒時世尊便說斯偈

非父母兄弟 亦非諸親族 能免此惡者

皆捨歸於死

是故大王自今以後當以法治化莫以非法如是大王當作是學尒時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國王波斯匿夜夢見十事

王即覺悟大用愁怖懼畏亡國及身

獨園尒時國王波斯匿夜夢見十事
王即覺悟大用愁怖懼畏亡國及身
妻子明日即召公卿大臣明智道士
婆羅門能解夢相者悉来集會王即
爲說夜夢十事誰能解者婆羅門言
我能解之恐王聞之即當不樂王言
便說之婆羅門言當亡國王及王太
子王妻王云何說諸人寧可禳厭不
耶婆羅門言斯事可禳厭之當殺太
子及王所重大夫人邊傍侍者僕從
奴婢并所貴大臣以用祠天王所有
卧具珎琦實物皆當火燒以祠於天
如是王身及國可盡无他王聞婆羅
門言大用愁憂不樂却入齋室思念
此事王有夫人名曰摩利就到王所
問王意故何以愁憂不樂妾身將有
過於王耶王言卿无過於我但莫問
是事卿儻聞之令汝愁怖夫人荅王
不敢愁怖王言不須問也聞者卿怖
夫人言我是王身之半有急緩當然
妾一人王安隱不以爲怖願王說之
王即爲夫人說昨夜夢見十事一者
見三釜羅兩邊釜滿中釜空兩邊釜
沸氣相交徃不入中央空釜中二者

夢見馬口亦食尻亦食三者夢見大

沸氣相交徃不入中央空釜中二者
夢見馬口亦食尻亦食三者夢見大
樹生華四者夢見小樹生果五者夢
見一人索繩然後有羊羊主食繩六
者夢見狐坐金牀上食以金器七者
夢見大牛還從犢子嗽乳八者夢見
黑牛群從四面吼鳴來相趣欲鬪當
合未合不知牛處九者夢見大陂池
水中央濁四邊清十者夢見大溪水
波流正赤夢見已即寤大用惶怖恐
亡國及身妻子人民今呂公卿大臣
道人婆羅門能解夢者時有一婆羅
門言當煞王太子所重夫人大臣奴
婢以祠於天以故致愁耳夫人報言
大王莫愁夢如人行買金又以火燒
兼石上磨好惡自現今佛近在祇洹
精舍可往問佛佛解說者可隨佛說
云何信此狂癡婆羅門語以自愁苦
乃至於斯王方喜寤即呂左右傍臣
速嚴駕車騎王乘高蓋之車乘騎侍
從數千万人出舍衛城到祇洹精舍
下步到佛所頭面礼足長跪叉手前
白佛言昨夜夢見十事願佛衆我事
事解說佛告王曰善哉大王王所夢
者乃為將來後世現瑞應耳後世人

事解說佛告王曰善哉大王王所夢
者乃為將来後世現瑞應耳後世人
民不畏禁法普當淫泆貪有妻息放
情婬嫗无有厭足姤忌愚癡不知慚
不知愧貞潔見棄佞諂乱國王夢見
三千釜羅兩邊釜滿中央釜空兩邊釜
沸氣相交往不入中央空釜中者後
世人民皆當不給足養親貧窮同生
不親近返親他人富貴相從共相饋
遺王夢見一事正為此耳王夢見馬
口亦食尻亦食後世人民大臣百官
長吏公卿禀食於官復食於民賦歛
不息下吏作姧民不得寧不安舊土
王夢見二事正為此耳王夢見大樹
生華後世人民多遂驅役心燋意惱
常有愁怖年滿三十頭鬚晧白王夢
見三事正為此耳王夢見小樹生果
後世女人年未滿十五便行求嫁抱
兒来帰不知慚愧王夢見四事正為
是耳王夢見一人索繩後有羊羊主
食繩末後世人夫智行貫或入軍征
遊洋街里朋黨交戲不肖之妻在家
與男子私通栖宿食飲夫則快情恣
欲无有愧陋夫亦知之劾人佯愚王
夢見五事正為是耳王夢見狐上金床
食用金器後世人賤者當貴在金床

欲无有愧陋夫亦知之劝人伴愚王
夢見五事正為是耳王夢見狐上金床
食用金器後世人賤者當貴在金床
上坐食飲重味貴族大姓當給走使
良人作奴婢奴婢為良人王夢見六
事正謂此耳王夢見大牛還從犢子
下㗘乳後世人母當為女作媒将他
男子與房室母住守門從得財物持
用自給活父亦同情佯聾不知王夢
見七事正謂是耳王夢見黑牛從四
面群来相趣鳴吼欲鬪當合未合不知牛
處後世人國王大臣長吏人民皆當
不畏大禁貪婬嗜欲畜財貯產妻子
大小皆不廉潔婬泆饕餮无有猒極
嫉妬愚癡不知慚愧忠孝不行佞諂
破國不畏上下雨不時節氣不和適
風塵暴起飛沙折木蝗虫噉稼使兹
不熟帝王人民施行如此故天使然又
現四邊起雲帝王人民皆喜各言雲
以四合今必當雨須臾之間雲各自
散故現此怪欲使万民改行守善持
戒畏懼天地不入悪道貞廉自守一
妻一婦慈心不怒王夢見八事正謂
此耳王夢見大池水中中央濁四邊清
後世人在閻浮地内臣當不忠子當

此耳王夢見大池水中中央濁四邊清後世人在閻浮地内臣當不忠子當不孝不敬長老不信佛道不敬明經道士臣貪官賜子貪父財无有返復不顧義理邊國當忠孝尊敬長老信樂佛道給施明經道士念報返復王夢見九事正謂此耳王夢見大溪水流波正赤後世人諸帝王國王當不厭其國興師共闘當作車兵當相攻伐煞害流血正赤王夢見十事正謂是耳盡皆還相為後世人之事耳後世人若能心存佛道奉事明經道人者死皆生天上若作愚行更共相殘者死入三惡道不可復陳王即長跪叉手受佛教心中歡喜得定慧无復恐怖王便稽首作礼頭面著佛足還宮重賜夫人拜為正后多給財寶絜令施人國遂豊樂皆奉諸公卿大臣婆羅門俸禄悉逐出國不復信用一切人民皆發无上正真之道王及夫人礼佛而去介時波斯匿王聞佛所説歡喜奉行

増壹阿含經巻第五十一